

# 开在雪地里 的花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阿普

## 一

在川北老家,到了冬天,雪便封了山,也封了路。我总以为一切生命都被冻结在时间的缝隙里,直到那日清晨,推开窗,看见一株蜡梅斜立在楼下,花瓣缀着寒霜,在风中轻轻颤动。它不开在春天,也不向暖而生,偏在这最寂寥处,以冷香凿开大地的沉寂。这让我感到一种特别的慰藉,仿佛温暖从未远离,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。

于是,我下楼四处寻觅,才发觉这雪径旁竟零星开着几朵野菊,紫茎细蕊,像是从冻土里偷渡而来的信使。它们不声不响,却把坚韧藏在每一片皱缩的花瓣里。我蹲下身,看见花心还凝着一粒融雪,宛如泪珠,映出天空中微弱的光。

我继续往小区深处走,积雪渐薄,脚底传来细微的脆响。拐过那排落光叶子的老槐树,竟看见一簇报春花从断墙缝隙间探出头来,淡黄的花瓣边缘泛着冰晶般的光泽。它们贴着地面生长,像一群低语的孩童,在寒风中轻轻摇晃着冻得发红的脸颊。

这开在雪地的花,何止看到的这些,如果走出小区,走进山野,或许还能看见更多倔强的生命在严寒中舒展吧。

## 二

儿时的老友,都退休了。一个星期天下午,我约他们到小时候放过牛的大梁山走一走,寻找一下过去的记忆。

山脚下的小路早已被积雪覆盖,我们踩着厚厚的雪层,一步一滑地往上走。老友指着半山坡说:“当年咱们就是在那里放牛,牛吃草,我们却去偷自家的桃子,大家吃得满嘴都是粉红的汁水,衣袖上也沾着果香。”如今那片坡地早已荒芜,雪覆盖了一切痕迹,可当我们走过旧日停留的地方,竟发现一株山桃的枯枝旁,抽出几缕嫩绿的芽,顶端还托着未化的雪粒。老友怔住了,喃喃道:“这树早该死了。年年霜杀根,雪压枝。”可它竟在枯裂处钻出新的生命,我们仿佛看见鲜艳的桃花在牛与春天中灼灼绽放,如同我们不曾老去的童年。

我刚要下坡,脚下一滑,却踩醒了一



这个冬天,巫山的空气里,总飘着一股勾人的醇香,那是烤鱼的滋味。来巫山一趟,若没趁热吃上一顿地道的巫山烤鱼,大抵是要留下满心遗憾的。

说起这烤鱼的年岁,究竟是始于大溪文明的鱼骨图腾,还是更久远的时光,谁也不说不准。但要寻最直观的印记,巫山博物馆里的那尊东汉庖厨俑,定能给你一场跨越千年的视觉与心灵的邂逅。

动笔前,我特意跑去博物馆,站在陶俑的玻璃橱窗前。馆内静极了,温暖的灯光,在陶俑身上镀上一层暖黄。最能治愈人心的,是他脸上那迷离的笑不浓不淡,你看他嘴角微微上扬,刚好是最舒服的弧度,像巫山空气里的烤鱼香气,轻轻地舔舐着人的味蕾。案板上的鱼,侧身躺着,姿态慵懒得不像话,活脱脱一副“葛优躺”

片掩埋在雪下的苔痕,嫩绿点点,竟从石缝里蔓延开来。老友蹲下身,指尖轻触那湿润的绿意,说:“这才知道,原来死寂之下,大地从未停止呼吸。”我们相视无言,嘴角浮起一丝笑意,觉得这雪中的绿意,恰如岁月留给我们的礼品。

突然在雪中发现一朵小红花,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叫的土人参花,花瓣单薄却红得刺目,像一簇凝固的血痕,在雪白中格外惊心。老友伸手想碰,又缩回,说:“这花最是倔强,越是苦寒,根扎得越深,人也该如此,活了一辈子,哪能被几场雪就封了人生的路呢。”但这朵小红花的名字我们并不知道,在雪里这么一开,雪是愈加的白,花也愈加的红。我静静地站在雪中,呆呆地看着那朵小红花,想起许多事情来,也想起许多人来。

这朵小红花,多像读小学时班上那个总穿褪色红毛衣的女孩子,她家境贫寒,却从不缺课。她坐在靠窗的位置,手冻得通红还坚持写字,像这朵花一样,在最冷的季节里守住一抹颜色。后来她辍学了,没人知道去了哪里。现在突然看见这朵花,就一下子想起了她站在教室门口回头一笑的模样,那抹红色在灰蒙蒙的冬日里灼得人眼眶发热。雪风拂过,小红花轻轻颤动,仿佛回应着某种无声的召唤。我蹲下身,用冻僵的手指轻轻拨开它周围的积雪,发现小红花是那样的柔弱,在雪风中轻轻颤动,却又倔强地挺立着。这也像是我自己的生命啊,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坎坷和苦难,始终没有被压垮;也像我的很多朋友,一生颠沛流离却从未低头。这朵小红花不争春色,不惧寒凉,在无人处独自鲜艳,多好啊。

这个美好的下午,我们踏雪而行,发现了无数不知道名字的花草,它们都静悄悄地开在雪的缝隙里,默不作声。

这让我十分震撼,让我对生命有了新的理解。原来在荒寒深处,希望从不曾绝迹,只是以最隐忍的方式潜伏着,等待破土的瞬间。每一株无名草都在用微弱却坚定的姿态宣告:纵使被遗忘于角落,也要为自己活出颜色。

## 三

我记得小时候,总是打着光脚板去上学,踩着泥泞的山路,露水沾湿了脚踝,却觉得大地是温热的。但到了下雪天,脚趾丫开裂了,渗出血丝,像雪地里的小红花。放学回家,妈妈见了,用温水给我泡脚,又用苦楝树皮烤热了给我敷上,再裹上旧布条。那树皮的苦香混着热气渗进

裂口,竟有种奇异的舒服感。和我一起上学的伙伴们也大多如此,脚上裂口结着黑红的痂,仍追逐打闹在雪地里。我们笑得比雪光还亮,痛楚仿佛也成了可以嬉闹的玩具。一群光脚板,一朵朵小红花,成了我们一辈子永恒的记忆。

有一年雪下得特别大,脚冻得没了知觉,几天都走不了路,脚上的裂口溃烂流脓,好在我的小姨是乡里的赤脚医生,妈妈带信给她,小姨连夜踩着积雪赶来,用自制的草药膏敷治。那药膏带着艾叶与黄柏的辛涩气息,涂在伤口上火辣辣的,没过几天伤口竟渐渐收口,红肿消退,裂开的皮肉开始愈合。我终于又能下地走路,和小伙伴一起上学了。不过,妈妈用旧绒布缝了一双厚实的袜套,虽粗糙硌脚,却裹住了风雪割裂的伤痕。那双袜套陪我走过了整个童年,补了又补,像小姨的药膏、像雪地里的小红花。虽然我觉得还是光脚板来劲,但那双袜套确实让我再也没有受到冻疮的折磨。

说起小姨,虽然她只是个普通的乡村赤脚医生,却用一双布满茧子的手救治了十里八乡的病人。她背着药箱走在雪地里,脚印深深浅浅,走过了无数山岭与沟壑,很远村里面的人都认得她那裹着头巾的身影。她总是喜欢穿着红色的粗布棉袄,在雪地里像一朵红梅。乡亲们不叫她名字,都称她“红袄子”。寒冬腊月里,她翻山越岭送药的身影,成了村里面最美的风景。在我的记忆里,小姨的身影始终和雪地里的小红花重叠在一起。她就是雪地里最美的花。

## 四

我见过的最大的雪,是在去西安的路上。我们一行驾车去陕煤集团出差,过秦岭时大雪封山,雪花如棉絮般倾泻而下,天地间白茫茫一片。车在积雪中艰难跋涉,寒风呼啸着撞击车身,仿佛要把车子撕成碎片。雨刮器拼命摆动,仍难以拨开密集的雪幕,视线一片模糊。车陷进雪坑时,我们几乎绝望。司机老张裹紧棉大衣下车刨雪,我和同事小王也跟着跳下去用手拼命刨。寒风如刀割脸,手指冻得发麻,可谁也不肯罢手。

就在这时候,一辆黄色的铲雪车驶来,车头悬挂的除雪板映着微光,像劈开混沌的利刃。司机摇下车窗,露出满脸胡茬和一口浓重的陕南口音:“赶紧上车,别在这儿冻成冰棍!”原来这是秦岭养护段的巡路车,他们每日清障保通,早已习惯与风雪为伴。老张连声道谢,对方只摆摆手:“走吧,慢点开,前面还有三处雪堆。”

我们重新发动汽车,尾随其后,看着那抹明黄在暴雪中缓缓前行,如同暗夜里的火把,照亮了整条秦岭古道。那辆铲雪车在前头缓缓开路,碾压出两道浅痕,像针脚般缝合着被风雪撕裂的山路。我被漫天飞舞的雪花迷离了双眼,却将铲雪车那抹明黄看得愈发清晰。

我们总算平安地通过了积雪的路段,朝西安方向驶去。回望秦岭,雪仍下得纷纷扬扬,那抹明黄的影子越来越小,最终融进风雪深处。但我的内心,却始终亮着那抹明黄,如同雪地里一朵灿烂的迎春花。

## 五

我从外地赶夜路回来,凌晨四点,城市还在沉睡,清洁工已经挥动起扫帚。他们穿着橘黄色反光背心,在路灯投下的昏黄光晕里,一下一下扫着落叶与纸屑。清晨的寒气凝在眉梢,结成细小的霜粒,清洁工却像一棵棵扎根路边的老树,沉默而坚定。虽然我们这座城市很少下雪,但冬天依旧寒冷刺骨,这让我想象北方城市严冬里的清洁工是如何在彻骨寒风中坚守岗位。我把车停下来,看着这些清洁工,心里沉甸甸的,我仿佛看见雪地上的花在缓慢移动,那花是他们身上醒目的橘黄,在灰暗的凌晨悄然绽放。

世界这么大,人生这么长,总有雪要下,而开在雪地里的小花,才是苦寒日子里最温暖的光。

雪花在我内心深处悄然飘落,雪地上的花也在我心里一朵朵绽放,那光既照亮我的思绪,也照亮我记忆深处那些被忽略的每一个瞬间。



# 东汉俑的烤鱼,暖了千年烟火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向玲漫

渔家餐桌的寻常三餐,再到富家宴席的精致佳肴,鱼的滋味,在不同的日子里绽放出不同的光彩,恰如人生,浓淡皆宜,各有风味。

回望岁月长河,鱼早已不只是果腹的食材,更成了一种文化,一种吉祥的象征。“鱼”谐音“余”,“年年有余”的美好期许,藏在一代代人的心底。小时候,过年的餐桌若是能摆上一条鱼,父母脸上便会漾起安心的笑,仿佛来年的收成与福气,都有了着落。那些缺鱼的年岁,母亲总会念叨着“明年一定弄条鱼”,而如今,鱼成了家常便饭,只是母亲已然老去,而那份对美好的期盼,却从未改变。

民以食为天,先民对鱼充满崇拜,崇拜往往源于虔诚的敬畏。博物馆里,彩陶罐上的鱼图腾依旧清晰,先民们将对生活的向往,刻进纹路里。从古至今,人类对幸福的追逐,就像长江之水,奔流不息;又如长江的文脉,亘古绵长。

忽然想起一句歌词:“忍不住化作一条固执的鱼,逆着洋流独自游到底。”巫山烤鱼便是这条逆袭的鱼,它定是先于人类便已存在,从远古游来,沿着长江文明的经纬,穿越兴衰更迭,倔强而执着,绵延至今。

三峡蓄水后,水流趋缓,水更深,山更绿,鱼也更肥。这条从峡江里游出来的鱼,早已成功“上岸”,与巫山红叶一同,长成了巫山文旅的金牌名片,也长成了巫山独有的烟火气。巫山的鱼,自带山水的灵气,经非遗传承人的娴熟手法处理,配上地道佐料,再经炭火刚柔相济的熏烤,无论是煎是炸,是烤是烹,都成了独一无二的美味。

因为一条鱼,爱上这座城,将是怎样一种繁荣,巫山正在呈现。妹妹从北京回来,第一桩事便是安排吃烤鱼。店里早已排起长队,好不容易等来了一盘泡椒烤鱼,蒸汽腾腾的烟雾里,香味裹着暖意扑面而来。看着妹妹大快朵颐的馋样,惹得人忍俊不禁。

抬头时,恰好望见广告墙上的画像。深耕烤鱼古法技艺30余载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,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烤鱼,眉目弯弯,咧嘴微笑。那嘴角上扬的弧线,竟与东汉庖厨俑的笑如此相似,一样的治愈,一样的温暖。

一瞬间恍然,俑上的鱼痕未干,千年的烟火便在此刻复活。她手中的烤鱼,是巫山人对传统文明的千年守望。盘中佐料氤氲出的醇浓滋味,藏着生活不急不慢的哲学,历久弥香,暖了岁月,也暖了人心。